

翻译的转喻性与转喻翻译过程研究

史旭卿

青海民族大学, 中国·青海 西宁 810000

【摘要】概念转喻是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应用于翻译研究可以有效规避传统译论中侧重语言现象的研究思维模式,转喻翻译研究因此发生认知转向,认知翻译学研究基于概念转喻理论探索原文转喻表达的翻译策略。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重心由原文的语言转喻转向认知操作,且从原文表达已体现转喻思维和“从原文无转喻到译文有转喻”两个角度研究转喻翻译,分析翻译的转喻性以及转喻翻译的认知过程,以期启示译者和翻译教师在翻译实践或翻译教学中关注转喻思维的理解与运用。

【关键词】认知翻译学; 概念转喻; 转喻翻译

1 引言

1.1 转喻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在传统修辞学中,转喻翻译研究主要侧重转喻的表达形式,关注的重点是两种语言结构与词汇的转换,即探究如何分析理解源语文本中的转喻表达式,然后在目的语中寻求与之对等的转喻表达,进而提出若干具体的转喻翻译策略。这类研究基于修辞学中的转喻观,倾向于将转喻等同于具体的语言表达式,因此转喻翻译研究也就基本等同于转喻表达的翻译研究。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转向后转喻翻译研究基于概念转喻理论研究翻译认知过程,探索解决转喻翻译实际问题的方法,侧重探究如何处理原文的转喻问题,归纳转喻翻译策略。

1.2 概念转喻的思维方式

Lakoff 和 Johnson 最早对转喻的概念本质进行探讨,提出转喻是一种概念现象,是基于概念邻近性的一种认知过程。概念转喻理论发展过程中,对其内在思维方式的理理解主要有三种: 1) 转喻是同一域内两个概念实体之间的映射过程; (Lakoff & Turner 1989) 2) 转喻是域矩阵中某个认知域的突显过程; (Croft 2006)

3) 转喻是同一域内某概念实体为另一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过程;

Langacker (1993) 提出转喻本质上是一种参照点现象,转喻表达式所表示的实体担任参照点,为理想的目标提供心理通道。转喻因此能够架起心理桥梁。其转喻定义不涉及概念映射,也没有提到指称迁移或替代关系,而是从认知参照点的角度对转喻的认知机制进行阐释。Radden G, Z Kovecses (1999) 认为转喻是某个概念实体为同一认知域或者理想化认知模型中的另一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过程,涉及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中的“整体和部分”或者“部分和部分”的关系,始源(Vehicle)和目标(Target)的关系是邻近性的,始源的作用是为目标提供心理可及性,其转喻操作机制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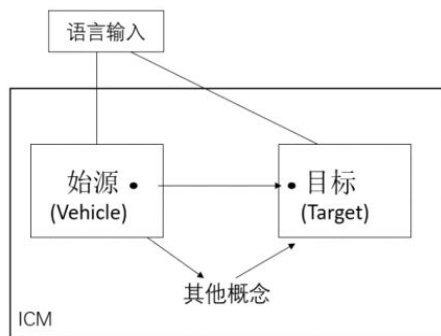


图1 转喻操作机制

2 翻译的转喻性

Tymoczko (1999) 提出“翻译转喻学”,以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为从宏观上分析了翻译的转喻过程,认为翻译的转喻性主要体现在翻译的创造性和局部性。译者翻译时必须做出选择,选取文本的某些方面加以强调,这体现了“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思维。以下基于“分析与综合”的概念来理解翻译的“理解与表达”过程,探讨翻译过程与概念转喻的关系。

2.1 翻译过程中的分析与综合

语法学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概念将汉语定位为分析型语言,分析型语言的特征是语言表达没有形态变化,语法功能主要是依靠语序和虚词来完成。与分析语相对的是综合语,综合语的特征是主要运用形态变化来表达语法关系。将分析与综合的概念用于理解翻译过程时,则不同于语法学,而更贴近于数学思维的定义:分析是将事物分离、拆解为不同的要素,而综合是将不同的要素集结、整合为有机的整体。分析必须在过去综合结果的指导下进行,而分析的结果又是综合的起点,两者是互相对立但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传统翻译理论将翻译过程中的理解阶段称为分析过程,而表达阶段视为综合过程。可见传统翻译理论对翻译认知过程的描述与以上对综合与分析的认识不符。陈友勋 (2011) 指出:翻译的理解阶段是综合过程,表达阶段是分析过程。因为“理解”是主体图式与文本符号的整合;而表达“表达”则是译者从将整合中获得的意义赋形为译文文本的“析出”过程。

2.2 翻译过程与概念转喻的关系

王寅 (2005) 认为翻译这一认知活动的基础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翻译中的体验性既表现在原文本是作者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和认知也体现在译者对原文本的认识和理解。基于对翻译综合及分析过程的认识,进一步探讨翻译过程与概念转喻的关系。语言符号具有意义潜势,或者说显性的语言单位作为触发语,提供了心理桥梁,启动了译者的认知工作机制。而语法关系中的成分以及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都具有不确定性,意义的建构也因此被视为推理过程,到达正确的邻近区域之后要找到确切的位置还需要其他方法,因而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处理的信息或意义的结合不是简单地将两者相加,而是综合或者推论,以现有命题信息为认知参照点,经过推理得出一个新命题的判断推理过程。通过信息综合形成的新判断或结论,它包含了新旧两条信息的内容,同时也产生了原有两条信息无法单独提供的知识。

译者对源文本综合解构之后,形成概念和意义,并在译入语中挑选和建构,往往通过认知某个显著的,易理解的,代表性的部分来代表整个范畴,或者以一个突显的典型特征来认识整个整

体概念。可见译者对原文本的综合过程中语言的形式结构和概念结构之间以及翻译分析过程中译者构建的意义与“析出”的语言形式之间均体现了转喻思维。

3 转喻翻译的认知过程

转喻翻译中的转喻是概念现象也是思维方式，则“转喻翻译研究不应仅仅限于如何处理原文中出现的转喻用法”，而是局限于原文是否有转喻，探讨“如何理解传统的‘转换’概念与翻译能力研究中突出的‘选择’概念之间的关联”。(谭业升2020)或者说译者如何运用不同的转喻机制进行综合与分析，实现译文的构建。在进行理论研究之前的将研究对象和范围界定准确有助于准确的描写并归纳出有效的规律，避免将已有经验运用于经验之外的领域而产生先验幻想。以下从原文表达已体现转喻思维和原文表达无转喻两个角度探讨转喻翻译过程。

3.1 原文表达已体现转喻思维的转喻翻译过程

原文表达已体现转喻思维的转喻翻译在实际翻译操作中可分多种情况，译者在不同情况下理解和运用转喻思维的方式不尽相同：1) 将原文的转喻移植到译文中；2) 将原文转喻在译文中转换为目的语文化的转喻方式；3) 构建译文时舍弃原文的转喻。第一种情况源语与目的语对于某一意义的构建有近乎相同转喻思维，选取相同的概念通达同一目标；第三种情况源语与目标语差异巨大，因对应空缺而难以通达同一概念。邻近关系在不同语言中的突显程度不一样，对于同一个目标概念，不同语言的表征可能相同，也可能会选取实体的不同部分或属性来表征该事物[文旭、肖开荣：《认知翻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第45页。]。以下以例1. 例2. 的原文与译文为例分析译文构建过程中不同语言选取不同概念实体表征同一目标的转喻翻译过程。

例1.

原文：我是作章回小说的，对于普及，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谈及普及，是在哪里下手呢？这是我们必须研究的。(《我写小说的道路》张恨水)

译文：As a writer of novels in zhanghui style, I of course advocate popularization. But we have to know how to achieve it. (张培基译) [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第四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第13页，第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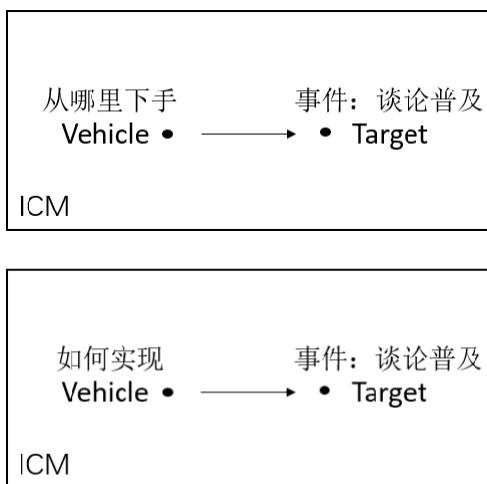


图2. 例1原文信息空间(上)与译者信息空间(下)

在例1转喻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站在原文读者的角度试图获取与原作者体验相近的概念化认知图示，借由前文“但是我们要谈及普及”获悉“从哪里下手”指的是从哪里开始“行动”。原文体现两重转喻：用人类身体经验中常用于行动的具

体身体部位“手”来通达“行动”本身；用初始事件“开始谈论普及”来通达“谈论普及”整体事件。译者综合以上原文信息时，在译入语中寻找通达相同目标的概念，在目的语中选取终止事件“实现谈论普及”来通达整体事件，进而析出译文。源语以初始事件为始源，目的语以终止事件为始源，所通达的目标为同一事件概念，使得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获得相近的认知图示，进而拥有相近的阅读体验。

例2.

原文：现在我国的事业，多半在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手上。(《八十一岁结婚》张恨水)

译文：Our national cause now rests, for the most part, on the shoulders of our middle-aged men — men in their forties or fifties. (张培基译) [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第四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第8页，第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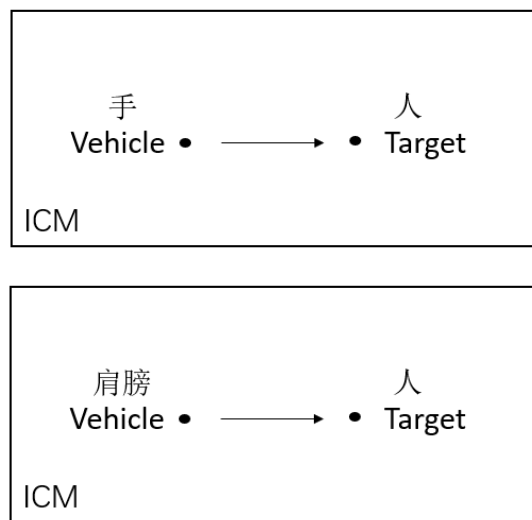


图3 例2原文信息空间(上)与译者信息空间(下)

例2涉及“四五十岁中年人”整体概念，译者在综合原文信息时，由前文“事业”获悉“在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手上”指的是将事业交付给“人”这一整体概念。原文“手”这一身体部位通达整体，译者在目的语中选取“肩”来通达相同的目标。事业这一概念不论是突出“责任”还是“任务”，对于源语和目的语人群而言，“责任担于肩”“任务交在手”是共有的认知经验，能够通达相同的目标概念。

可见译者在转喻翻译过程中，识别不同语言中的邻近概念不同的突显程度，对于同一个目标概念，选取不同部分或属性作为始源来通达这一目标。

3.2 “从原文无转喻到译文有转喻”[谭业升：《转喻的图示一例示与翻译的认知路径》，《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06). 第467页。]的转喻翻译过程

从原文无转喻到译文有转喻的翻译过程是转喻翻译研究容易忽视的现象。原文表达无转喻，但其中的目标概念在目的与文化中不便或无法激活目的语读者相同或相近的认知经验，译者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运用转喻思维。以下以例3. 例4. 的原文与译文为例分析译文构建过程中从原文无转喻到译文有转喻的翻译过程。

例3.

原文：除非是研究近代史的，很少人会知道中俄战争后，从本世纪初英国即与日本结为同盟。(《说起香港》萧乾)

译文：Most people, apart from those familiar with

modern history, are unaware that as early as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after the Sino-Russian War. (张培基 译)[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第四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第102页,第104页。]

例4.

原文:从羽田机场进入东京已经是夜里,呈现在街灯下的街道一片冷落。(《从重庆到箱根》冰心)

译文: It was already dark when I arrived in Tokyo from Heneda Airport. The city looked desolate under the street lamps. (张培基 译)[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第四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第20页,第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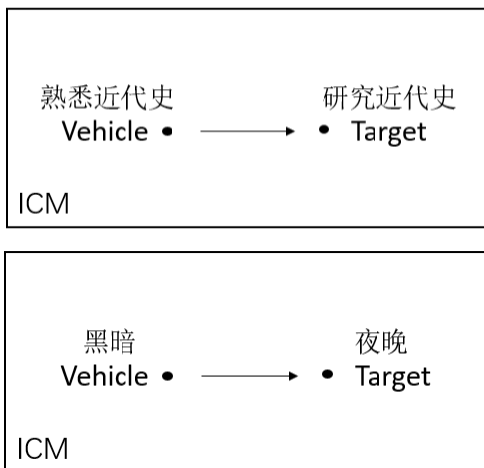


图4 例3译者信息空间(上)与例4译者信息空间(下)

例3 原文表达“研究近代史”没有涉及转喻,但译文中用“研究近代史”整体概念中的一部分“熟悉近代史”来为目标概念提供心理通达。译者在综合原文信息时,认识到“研究近代史”的后文内容并意图深究近代史,而只是引出一则历史事件,并基于此形成原文信息的概念图示,并在析出译文时在目的语中选用“熟悉近代史”来通达目标概念。例4中原文表达“夜里”无转喻,而译文中用“黑暗”为目标概念架起心理桥梁。“黑暗”是“夜晚”范畴的某一属性,译者在综合原文信息时,结合后文“街灯”和“冷落”构建原文意义可知“黑暗”该语境下突显的特征,选用“dark”而非“night”或“evening”来代替整体范畴“夜晚”,进而实现某一突出属性在特定语境中通达整体范畴的效果。可见译者在原文无转喻的情况下进行转喻翻译的目的皆是帮助译文读者找到与原文读者共有的认知经验和领悟原文内涵。

4 结论

本文在概念转喻理论的框架下探讨翻译的转喻性和转喻翻译的认知过程。研究发现:1. 翻译的转喻性有理有据,译者对原文的理解阶段可视为信息综合的过程,表达形成译文的阶段可视为

分析过程,皆体现了翻译过程的转喻性;2. 转喻翻译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1) 原文表达已体现转喻思维的转喻翻译;2) “从原文无转喻到译文有转喻”的转喻翻译。原文表达已经体现转喻思维,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移植或舍弃转喻,也可以在目的语中选用不同的部分或属性来通达同一整体;当原文无转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使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对同一目标概念的理解更加贴近,运用转喻思维在目的语中选用某一突出的部分或属性,析出更加贴合目标义的译文。

参考文献:

- [1] 陈友勋. 认知翻译法[M].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85).
- [2] 谭业升. 转喻的图示一例示与翻译的认知路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0(06): 467.
- [3] 谭业升. 翻译过程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107).
- [4] 文旭, 肖开荣. 认知翻译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45).
- [5]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 中国翻译, 2005(17).
- [6] 张培基.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第四卷)[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4.
- [7]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9.
- [8] Lakoff, G., & Turner, M.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4.
- [9] Ruiz de Mendoza. Metonymy grammar and communication. Granada: Comares. Coleccion Estuduis de Lengua Inglesa. 2002. 25.
- [10] Croft, W. On explaining metonymy: Comment on Peirsman and Geeraerts, Metonymy as a prototypical category.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6.
- [11] Langacker, R. An overview of cognitive grammar.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3. p. 9.
- [12] Radden G, Z Kovcses.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C]. In K Panther, G Radden(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9. 335-359.
- [13] Tymoczko, M.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9. 41-57; 278-298.

作者简介:

史旭卿(1996.11-),女,汉族,江西景德镇人,青海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20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